

# 敦煌寫卷 P. 2004 《老子化胡經玄歌·化胡歌》校訂

林清源\*

## 摘要

敦煌寫卷編號 P. 2004 的《老子化胡經玄歌》，共抄錄 38 首北魏詩歌，包括〈化胡歌〉8 首、〈尹喜哀歎〉5 首、〈太上皇老君哀歌〉7 首及〈老君十六變詞〉18 首。遼欽立輯校的《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一書，素以資料翔實、考訂精審著稱，為學界公認當代最重要的先唐詩歌總集，可惜該書所輯《老子化胡經玄歌》內容卻存在諸多謬誤。對此，項楚所撰〈《老子化胡經·玄歌》考校〉一文，已提出許多精闢可信的考訂意見。本論文以項楚論文為基礎，針對《老子化胡經玄歌》中的〈化胡歌〉文本，重新校訂一遍，又發現多處疑點，有些是項楚論文尚未校出的敦煌寫卷之誤，有些則是項楚論文本身有待商榷之處。

關鍵詞：敦煌寫卷 P. 2004、《老子化胡經玄歌》、化胡歌、道教詩歌、南北朝詩歌

---

\* 國立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特聘教授。

# A Collation of Dun Huang Manuscript P. 2004 *Laozi Transforming the Barbarians – Xuange and Hua hu Song*

Lin, Chin-Yen

Distinguished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 Abstract

The Dun Huang Manuscript P. 2004 contains the *Laozi Transforming the Barbarians-Xuange*, featuring 38 Northern Wei poems, including 8 of “Hua hu Songs”, 5 of “Lamentations of Yinxi”, 7 of “Laments of Taishang Huang Lao Jun”, and 18 verses of “The Sixteen Transformations of Lao Jun”. Lu Qin Li’s Anthology of *Pre-Qin, Han, Wei, Jin, and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Poetry* is renowned for its rigor and comprehensive scope, yet its version of Xuange from *Laozi Transforming the Barbarians* has numerous errors. Xiang Chu’s article, “A Textual Study of the ‘Xuange’ in *Laozi Transforming the Barbarians*”, provides valuable corrections. Building on Xiang’s research, this paper revisits the Hua hu Song in Xuange, uncovering errors in the Dun Huang manuscript that Xiang overlooked and addressing issues in his analysis. By refining these details, this study aims to improve the textual accuracy and understanding of the Hua hu Song.

**Keywords:** Dun Huang Manuscript P. 2004, *Laozi Transforming the Barbarians-Xuange*, Hua hu Song, Daoist Poetry, Poetry of the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 敦煌寫卷 P. 2004 《老子化胡經玄歌·化胡歌》校訂\*

林清源

## 一、前言

道教供奉老子為教主，為了神化老子，逐步演繹出「老子化胡」故事，並據以創作《老子化胡經》。《老子化胡經》尊老貶佛的立場，引來佛教徒強烈反彈，官方再三查禁，元代初葉之前即已失傳。直到清光緒 26 年（西元 1900 年），封存近千年的敦煌藏經洞再度開啟，這份研究佛教、道教接觸史的重要文獻，才有機會重見天日，並激起學術研究熱潮。

由法國漢學家伯希和（Paul Eugène Pelliot）購藏的敦煌寫卷 P. 2004，現藏於法國巴黎國家圖書館，該卷的卷頭、卷尾均有「老子化胡經玄歌卷第十」字樣，中間抄錄 38 首詩歌，依序為〈化胡歌〉8 首、〈尹喜哀歎〉5 首、〈太上皇老君哀歌〉7 首及〈老君十六變詞〉18 首。根據遼欽立考證，這批詩歌「仍存齊周以前之原有文字，而必為北魏時之著作」，創作年代距離文成帝（西元 452-465 年）應當不遠。<sup>1</sup>其後，遼欽立輯校《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一書（下文簡稱《遼編》），把《老子化胡經玄歌》歸為「仙道」類詩歌，並悉數編入該書「北魏詩卷 4」，正式將其引入中國詩歌史研究範疇。<sup>2</sup>

\* 本文為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南北朝詩歌異文考辨」研究成果之一（計畫編號 NSTC 112-2410-H-005-050-MY2）。

<sup>1</sup> 遼欽立：〈跋老子化胡經玄歌〉，收入國家圖書館編：《近代著名圖書館館刊薈萃》（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頁 255-256。謹按：由文末題識可知，此文完成於「民國 36 年」。

<sup>2</sup> 遼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北京：中華書局，1983。

誠如《遼編》〈出版說明〉所言，該書「取材廣博、資料翔實、異文齊備、考訂精審、編排得宜」，堪稱當代最重要的先唐詩歌總集。《遼編》雖然貢獻卓著，但不容諱言，該書所輯《老子化胡經玄歌》釋文確實存在大量謬誤，所幸有項楚〈《老子化胡經·玄歌》考校〉一文（下文簡稱〈考校〉），詳加考證，提出許多精闢允當的修訂意見。<sup>3</sup>

《遼編》所輯《老子化胡經玄歌》釋文所以錯誤叢生，推敲其原因，大致有如下三點：（一）這些北魏詩歌，經過歷代傳抄，難免扭曲變形；（二）敦煌書手文化水平普遍不高，有可能誤抄，甚至有可能擅自改動原文；（三）由《遼編》「引用書目」可知，該書所據敦煌寫卷，應是「石室秘寶本」、「石室佚書續編本」，這些早期版本，因當時照相、印刷設備簡陋，圖版畫質低劣，據以撰寫釋文，容易受其誤導，此蓋因當時研究條件所限，不當予以苛責。<sup>4</sup>

今擬在項楚〈考校〉的基礎上，根據「國際敦煌項目網站」公布的高清照片，重新校訂《老子化胡經玄歌》，補充〈考校〉尚未校出的文本錯誤，間或訂正〈考校〉誤校誤釋之處。<sup>5</sup>惟因期刊論文篇幅限制，這裡只能先檢討〈化胡歌〉部分。

## 二、文本校釋

在進入正文之前，擬先確認〈化胡歌〉篇數問題，以便下文指稱。《遼編》曾兩

<sup>3</sup> 項楚：〈《老子化胡經·玄歌》考校〉，《顯學中的敦煌學：項楚敦煌學論集》（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8），頁 223-241。謹按：此文原載《敦煌文學論集》（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

<sup>4</sup> 《遼編》「北魏詩卷 4」有些錯誤釋文，只要比對高清照片一望即知。例如，將〈化胡歌〉第一首「日（日）」字誤釋為「月」，第二首「在（在）」字誤釋為「子」，第五首「經（經）」字誤釋為「玉」。這類顯而易見的錯誤，疑因劣質照片誤導所致。

<sup>5</sup> 英國大英博物館、中國國家圖書館、敦煌研究院等機構 La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Pel liot chinois 2004 :《國際敦煌項目 INTERNATIONAL DUNHUANG PROJECT》網站，網址：<https://idp.bl.uk/collection/07882F9C0D192647AE9FDB67FB004C16/?return=%2Fcollection%2F%3Fterm%3DPelliot%2Bchinois%2B2004>（2024 年 4 月 27 日上網）。

度提及「化胡歌 7 首」(頁 2247、2248)，對此，項楚〈考校〉雖已指出：「〈化胡歌〉實為 8 首，『7 首』當是誤記」(頁 231)，惜未交代所據理由。今由首句結構、詩歌內容、用韻規律及書寫行款綜合研判，筆者同意〈化胡歌〉應有 8 首，各詩首句如下：第一首「我往化胡時」、第二首「我在舍衛時」、第三首「我身西化時」、第四首「我昔西化時」、第五首「我昔化胡時」、第六首「我昔離周時」、第七首「我西化胡時」、第八首「我昔學道時」，其句式均作「我……時」。〈化胡歌〉原卷末題篇名，下文將以各詩首句權充篇名，並以「△」代表尚待考證確認之字。

### (一) 第二首〈我在舍衛時〉「八萬四千△」

〈化胡歌〉第二首〈我在舍衛時〉共三十六句，《遼編》釋文如下：

我在舍衛時，約勅瞿曇身(真)。  
汝共摩訶薩，賈經教<sup>6</sup>東秦(真)。  
歷落<sup>7</sup>神州界，迫至東海間(山)。  
廣宣至<sup>8</sup>尊法，教授聾俗人(真)。  
與子威神法，化道滿千年(先)。  
年終<sup>9</sup>時當還，慎莫戀中秦(真)。  
致<sup>10</sup>令天氣<sup>11</sup>怒，太上踏地瞋(真)。  
寺廟崩倒漸，龍王舐經文(文)。  
八萬四千△，一時受大緣(仙)。  
輪轉五道頭，萬元<sup>12</sup>一昇仙(仙)。  
吾子<sup>13</sup>三天上，愍子淚流連(仙)。  
念子出行道，不能卻死緣(仙)。

6 教，《遼編》校注：「《廣弘明集》作『來』」。

7 落，《遼編》校注：「《廣弘明集》作『洛』」。

8 至，《遼編》校注：「《廣弘明集》作『世』」。

9 終，《遼編》校注：「《廣弘明集》作『滿』」。

10 致，《遼編》校注：「《廣弘明集》作『無』」。

11 氣，《遼編》校注：「《廣弘明集》作『帝』」。

12 元，敦煌寫卷作「无」，當從項楚〈考校〉改釋為「无」(頁 231)。

13 子，敦煌寫卷作「在」，當從項楚〈考校〉改釋為「在」(頁 232)。

不能陵虛空，束身入黃泉（仙）。  
 天門地戶塞，一去不能還（仙）。  
 雖得存禋嗣，使子常塞心（侵）。  
 逆天違地理，災考加子身（真）。  
 神能易生死，由子行不真（真）。  
 三十六天道，終卒歸無形（青）。（頁 2248）

第十七句「八萬四千」之後的「△」，敦煌寫卷作「弟子」，未見其他異文，也不曾有學者提出質疑。但此詩屬五言體，第十七句「八萬四千弟子」卻是六言，異於全詩句式。

敦煌寫卷《老子化胡經玄歌》共抄錄四組詩，其中〈老君十六變詞〉18首均為七言詩，體裁有別，姑置不論；其餘〈化胡歌〉8首、〈尹喜哀歎〉5首、〈太上皇老君哀歌〉7首，基本上同為五言詩。這20首詩合計，現存四百三十一句，其中不作五言者，扣除「八萬四千弟子」後，只有下列五句：<sup>14</sup>

- 1、流血成洪洪淵（〈化胡歌〉第四首第十句）
- 2、哀嘆~~廿~~頭（〈化胡歌〉第四首第十三句）
- 3、吾視怨家如赤子（〈化胡歌〉第七首第二十三句）
- 4、九重室中得見不死童（〈化胡歌〉第八首第七句）
- 5、仙駕龍車（〈太上皇老君哀歌〉第一首第九句）

經筆者考證結果：例1「流血成洪洪淵」，「洪」字誤重，原文當作「流血成洪淵」，詳本節第（三）目；例2「哀嘆~~廿~~頭」，「~~廿~~」為「二十」合文，原文當讀作「哀嘆二十頌」，詳本節第（三）目；例3「吾視怨家如赤子」，「如赤」二字疑衍，原文當作「吾視怨家子」，詳本節第（五）目；例4「九重室中得見不死童」，「室」前疑脫一字，原文當斷讀作「九重□室中，得見不死童」，詳本節第（六）目；例5「仙駕龍車」，《遼編》註明「此句缺一字」（頁2251），《中華道藏》進一步於「仙」字下逕補「人」字（頁203），據之，此例原文當作「仙人駕龍車」。<sup>15</sup>綜上所考，〈化

<sup>14</sup> 〈化胡歌〉第三首「天姿絕端嚴」後面疑脫一句，詳本節第（二）目。

<sup>15</sup> 張繼禹主編：《中華道藏》第8冊（北京：華夏出版社，2004）。謹按：此書所輯《老子化胡經玄歌》，

胡歌〉、〈尹喜哀歎〉、〈太上皇老君哀歌〉這三組詩，扣除「八萬四千△」不計，其餘四百三十句均作五言體，據此推估，「八萬四千△」原文也應作五言句。

「八萬四千」為佛教經籍慣用修辭，表示數量極多的意思。此詩第十七句，「八萬四千」是固定詞組，不容變動；唯有句末的「弟子」，容許替換他詞。「弟子」本指從師受業者，舉凡佛陀在世時之聲聞，乃至佛陀入滅後之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等人，均可視為佛門弟子。在佛教經籍中，多於三人的「弟子」，也常稱為「眾」。無論「弟子」或「眾」，同為表人名詞。在「八萬四千+單音節表人名詞」的語境限制下，能被替換成「弟子」的單音節詞，當以「眾」字可能性最高。<sup>16</sup>

「八萬四千+眾」的句式，佛典習見。茲以《大正新脩大藏經》（下文簡稱《大正藏》）收錄佛典為範圍，聊舉數例，說明如下。<sup>17</sup>《大正藏·阿含部·增壹阿含經》卷 14「高幢品」云：

將八萬四千人民眾生，至彼世尊所。……爾時，八萬四千之眾，已在一面坐。……爾時，世尊觀察彼八萬四千眾，心意歡悅。（CBETA, T02, No. 125）

《大正藏·阿含部·增壹阿含經》卷 44「不善品」云：

將八萬四千眾，至彌勒佛所。……復以雜寶與諸梵志，將八萬四千眾生，往至佛所，求作沙門，盡成道果，得阿羅漢。（CBETA, T02, No. 125）

《大正藏·經集部·佛說彌勒下生經》云：

復以雜寶與諸梵志，將八萬四千眾往至佛所求作沙門。……將八萬四千梵志之眾往至佛所求作沙門，得阿羅漢。（CBETA, T14, No. 453）

比對上引三段佛典可知，「八萬四千梵志之眾」、「八萬四千之眾」、「八萬四千眾」等語，句式雖有繁簡之異，而指涉對象同為佛門弟子，並無實質差別。相對而言，

---

由王卡負責整理點校。

<sup>16</sup> 檢視歷代佛典，「八萬四千眾」屢見不鮮，而「八萬四千弟子」卻遍尋不著，原因待考。

<sup>17</sup> 下列《大正藏》資料，均轉引自中華電子佛典協會：《CBETA 電子佛典集成》網站，網址：<https://tripitaka.cbeta.org/mobile/index.php?index=T>（2024 年 4 月 27 日上網）。下僅隨文標註出處，不另作註。

佛典常見的「八萬四千人民眾生」、「八萬四千眾生」、「八萬四千人」等語，則是指稱包括佛門弟子在內的眾生，指涉範圍略廣一些。

在佛典中，「眾」與「弟子」二詞，有時會互文並見。例如《大正藏·史傳部·景德傳燈錄》卷2：

汝第四劫中嘗為比丘，當赴會龍宮，諸弟子咸欲隨從。汝觀五百眾中，無有一人堪任妙供。……自汝捨生、趣生轉化諸國，其五百弟子以福微德薄生於羽族。(CBETA, T51, No. 2076)

《大正藏·阿含部·雜阿含經》卷25：

舍利弗、目捷連等大比丘眾所學法，我今已悉學。……世間唯有此一阿羅漢，而為惡比丘弟子所害。(CBETA, T02, No. 99)

前例的「五百眾」，即指該例下文的「五百弟子」。後例的「大比丘眾」，其詞義與該例下文「惡比丘弟子」相對。

〈化胡歌〉第二首第十七句，敦煌寫卷作「八萬四千弟子」，這裡的「弟子」係指一大群佛門弟子，其意涵接近佛典「眾」字。黃征曾指出，敦煌寫本有以同義詞、近義詞代換形成的異文例證。<sup>18</sup>據此，或因「眾」偏向書面語，不如「弟子」通俗易懂，傳抄者遂將「眾」字替換成更接近庶民語言的「弟子」一詞。除此之外，還有一種可能，即是傳抄者在原文「眾」字旁側加注說明其詞義猶言「弟子」，後來注文竄入正文中，並進而取代正文。但以「弟子」替換「眾」，勢必破壞五言詩句式，並不可取。例2〈化胡歌〉第四首「哀嘆~~廿~~頭」，用單音節合文「廿」替換語義相同的雙音節詞「二十」，破壞五言詩句式，情況類似，可以參照。

## (二) 第三首〈我身西化時〉「天姿絕端嚴」

〈化胡歌〉第三首〈我身西化時〉現存十九句，《遼編》釋文如下：

我身西化時，登上華嶽山（山）。

舉目看崑崙，須彌了<sub>レ</sub>懸（先）。

<sup>18</sup> 黃征：《敦煌語言文字學研究》（蘭州：甘肅教育出版社，2002），頁56-58。

矯翼履清虛，倏忽到西天<sup>19</sup>（西-先）。  
但見西王母，嚴駕欲東旋（仙）。  
玉女數萬千，姿容甚麗妍（先）。  
天姿絕端嚴。  
齊執皇靈書，誦讀仙聖經（青）。  
養我同時姝，將我入天庭（青）。  
皇老東向坐，身體皦然明（庚）。  
授我仙聖道，接度天下賢（先）。（頁 2248）

敦煌寫卷《老子化胡經玄歌》所保存的五言詩，無論是〈化胡歌〉8首、〈尹喜哀歎〉5首或〈太上皇老君哀歌〉7首，各詩句數均為偶數，唯獨〈化胡歌〉第三首句數為奇數，情況特殊，究竟是漏抄一句，還是誤衍一句，有必要考證釐清。

查《大正藏·外教部·老子化胡經》、《遼編》（頁 2248）、《全敦煌詩》三書，均未註明〈化胡歌〉第三首是否有缺句或衍句。<sup>20</sup>今由此詩內容及其用韻情況研判，落單而未能入聯的句子，應當就是第十一句「天姿絕端嚴」。此句描述西王母身旁眾仙女的形象，不僅能承接上文「但見西王母，嚴駕欲東旋。玉女數萬千，姿容甚麗妍」的語意，也能引出下文「齊執皇靈書，誦讀仙聖經。養我同時姝，將我入天庭」的內容，當可斷定其為原詩內容，不是無端竄入的衍文。「天姿絕端嚴」句，既然不是衍文，又落單未能入聯，則其前面或後面必有漏抄詩句。

高原樂〈敦煌本《化胡歌》八首校註〉一文（下文簡稱〈校註〉），在編輯〈化胡歌〉第三首版面時，以二句為一聯，每聯各佔一列，將「天姿絕端嚴」、「齊執皇靈書」二句合為一聯，並讓全詩末尾的「接度天下賢」句孤立不入聯。（頁 30）<sup>21</sup>若

<sup>19</sup> 西天，應依敦煌寫卷語序，改釋作「天西」，並以「西」為韻腳。項楚〈考校〉云：「『西』字與上下韻脚山、懸、玄等似乎不相押。但《老子化胡經玄歌》後面《太上皇老君哀歌》第一首有『暮到於天西』之句，『西』字亦與旋、天、間等押韻，則本首的『天西』似未便不加說明地徑改為『西天。』」（頁 232）。王力亦曾指出：「南北朝第一期的『西』字歸先仙，第二期歸齊。」詳王力：《南北朝詩人用韻考》，《王力文集》第 18 卷（北京：中華書局，2015），頁 50。

<sup>20</sup> 張錫厚主編：《全敦煌詩》第 3 冊（北京：作家出版社，2006），卷 19，頁 886。

<sup>21</sup> 高原樂：〈敦煌本《化胡歌》八首校註〉，《弘道》3（2010.9），頁 30。

依〈校註〉之說，則全詩韻腳及其所屬韻目如下：「山」(山)、「懸」(先)、「西」(齊)、「旋」(仙)、「妍」(先)、「書」(魚)、「姝」(虞)、「坐」(果)、「道」(皓)、「賢」(先)，如此編排，完全看不出韻例，根本不能成詩，斷無成立之可能。

王卡點校《中華道藏》力排眾議，在「天姿絕端嚴」前面特別註明「原本此處脫漏五字」，並將缺文「□□□□□」與「天姿絕端嚴」視為一聯。(頁 202、206)《中華道藏》所擬補缺之說，獲得王亞龍認同。<sup>22</sup>若依《中華道藏》之說，則各聯韻腳及其所屬韻目如下：「山」(山)、「懸」(先)、「西」(齊)、「旋」(仙)、「妍」(先)、「嚴」(嚴)、「經」(青)、「庭」(青)、「明」(庚)、「賢」(先)，這幾個韻腳，韻尾收音不盡相同，「嚴」韻收-m，「山」、「先」、「仙」三韻收-n，「青」、「庚」二韻收-ng。

韻尾收音不同，一般較少合韻。但韻尾-m、-n、-ng 同為陽聲韻，具備相同的音韻特徵，並非絕對不可合韻。在《老子化胡經玄歌》那三組五言詩中，有些收-n 韻為主軸之詩，確實曾跟收-m 或收-ng 的韻通押。例如〈尹喜哀歎〉第五首云：

昔往學道時，蹤跡亦難尋(侵)。  
東到日出界，樹木鬱鬱深(侵)。  
南到閻浮提，大火燒我身(真)。  
西到俱地<sup>23</sup>屮<sup>24</sup>，但見金城門(魂)。  
青龍繞<sup>25</sup>城腹，白虎守城前(先)。  
衝天金樓殿，太上居湛然(仙)。  
光影耀虛空，仙人絕端嚴(嚴)。  
齊執黃卷書，口誦長生文(文)。  
北向入玄冥，大水湛湛深(侵)。  
遠天數百迎<sup>26</sup>，足底重躡<sup>27</sup>生(庚)。

<sup>22</sup> 王亞龍：〈敦煌遺書 P.2004《老子化胡經玄歌》考論〉，《中國俗文化研究》第 22 輯（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22），頁 89。

<sup>23</sup> 地，敦煌寫卷作「**地**」，項楚〈考校〉云：「『地』字疑是『陀』字形誤」。(頁 235)

<sup>24</sup> 屮，敦煌寫卷作「**屮**」，當從項楚〈考校〉隸釋為「尼」字俗體。(頁 235)

<sup>25</sup> 繞，敦煌寫卷作「**堯**」，應先隸釋為「堯」，再通讀作「繞」。

<sup>26</sup> 迎，敦煌寫卷作「**迎**」，當從項楚〈考校〉改釋為「匝」字別體(頁 235)。

<sup>27</sup> 躡，當從項楚〈考校〉認定為「躡(爾)」字形誤，表示「胼胝」之意(頁 234)。

爾乃得仙道，把攬天地神（真）。

子能述吾道，白日得昇天（先）。（頁 2250-2251）

第七個韻腳「嚴」，韻尾收-m，不僅與收-m 的「尋」、「深」相押，也與收-n 的「身」、「門」、「前」、「然」、「文」、「神」、「天」互叶，還與收-ng 的「生」合韻。再如〈化胡歌〉第二首的第十五個韻腳「心」（侵），韻尾收-m，同樣既與收-n 的「身」（真）、「秦」（真）、「間」（山）、「人」（真）、「年」（先）、「秦」（真）、「瞋」（真）、「文」（文）、「緣」（仙）、「仙」（仙）、「連」（仙）、「緣」（仙）、「泉」（仙）、「還」（仙）、「身」（真）、「真」（真）互叶，也與收-ng 的「形」（青）合韻。<sup>28</sup>因此，從北朝詩歌用韻習慣來看，《中華道藏》將「□□□□□，天姿絕端嚴」視為一聯，並以「嚴」字為韻腳，確實有其合理性。

此詩所缺之句的位置，除了前述《中華道藏》補在「天姿絕端嚴」之前的方案外，筆者認為更有可能位於「天姿絕端嚴」之後。若採鄙說，則相關內容如下：

玉女數萬千，姿容甚麗妍（先）。

天姿絕端嚴，□□□□□（？）。

齊執皇靈書，誦讀仙聖經（青）。

「姿容甚麗妍」與「天姿絕端嚴」文意相近，補文位置調整後，這兩個詩句即可直接相承，共同構成類似頂真修辭格的句組，讀起來更有韻味。<sup>29</sup>再者，此詩以收-n 的韻目為主軸，缺句若位於「天姿絕端嚴」之後，則該聯韻腳就有可能同樣收-n，用韻也會更加穩妥。

### （三）第四首〈我昔西化時〉「流血成 $\Delta_1$ 淵」、「以示 $\Delta_2$ 中賢」

〈化胡歌〉第四首〈我昔西化時〉共十六句，《遼編》釋文如下：

我昔西化時，登上華嶽山（山）。

<sup>28</sup> 「真、文、先、仙、山」等韻，有時會與「侵、添、嚴」等韻通押，詳見郜同麟：《拘校道文：敦煌吐魯番道教文獻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3），頁 447。

<sup>29</sup> 這種類似頂真修辭格的詩句，又見於〈化胡歌〉第六首：「路由函關去，會見尹喜身。尹喜通窈冥，候天見紫雲。」（《遼編》，頁 2249）、第七首：「我昔化胡時，涉天靡不遙。牽天覆六合，艱難身盡嬰。」（《遼編》，頁 2249）。

北向視玄冥，秦川蕩然平（仙）。  
 漢少雜類多，不信至真言（元）。  
 吾後千餘年，白骨如丘山（山）。  
 屍骸路草野，流血成△<sub>1</sub>淵（先）。  
 不忍見子苦，故作大秦吟（侵）。  
 哀歎廿頭，以示△<sub>2</sub>中賢（先）。  
 見機降時世，不值苦以辛（真）。（頁 2248-2249）

第十句的「成△<sub>1</sub>淵」為動賓結構，賓語「△<sub>1</sub>淵」為名詞組。「△<sub>1</sub>」敦煌寫卷作「洪洪」，但「洪洪淵」不成詞，其中一個「洪」字應是誤重，此句當從《遼編》改釋作「流血成洪淵」（頁 2249）。「洪淵」指「深廣的水潭」，「流血成洪淵」猶言「流血成河」。上句「屍骸路草野」的「路」字，羅振玉〈老子化胡經校勘記〉（下文簡稱〈校勘記〉）云：「路當作露」（頁 2283），項楚〈考校〉云：「『路』與『露』通用」（頁 232）。<sup>30</sup>一般訓詁術語使用習慣，「當作」用於訂正文字錯誤，「通用」用於指稱通假關係。此詩第五聯，上句應改訂作「流血成洪淵」，下句當改讀作「屍骸露草野」，修訂後，不僅句式可以相對，前後語意也可相承。

《大正藏·外教部·老子化胡經》所輯此詩，基本上即是依五言詩體例斷句，但後四聯釋文斷句如下：

屍骸路草野，流血成洪洪。  
 淵不忍見子，苦故作大秦。  
 吟哀歎二十，頭以示通中。  
 賢見機降時，世不值苦以辛。（CBETA, T54, No. 2139）

上引後四聯釋文，只有「屍骸路（露）草野」語意清晰可解，其餘各句完全不知所云，尤其末尾「世不值苦以辛」變成六言句，更是破壞五言詩基本句式。《大正藏》釋文所以出現如此嚴重缺失，大概肇因於編者不敢質疑敦煌寫卷文本也有可能發生錯誤。

<sup>30</sup> 羅振玉：《敦煌石室遺書·老子化胡經殘卷·老子化胡經校勘記》，收入《羅雪堂先生全集三編（六）》（臺北：大通書局，1970），頁 2283-2286。

此詩第十三句，敦煌寫卷作「哀歎~~廿~~頭」，乍看好像四言句，與五言詩體例扞格，文意也晦澀難解。對此，項楚〈考校〉認為「~~廿~~（廿）」是「二十」合文，「頭」應是「頌」之形誤，而「頌」意即「偈頌」，此句原文當作「哀嘆二十頌」，蓋承上句「故作《大秦吟》」而來，該聯內容意謂「所作《大秦吟》共有二十首頌詞」。（頁 232）此說堪稱卓識，能合理疏通文意。根據張涌泉的研究，敦煌寫卷所見「二十」、「三十」、「四十」等詞，常以合文形式寫作「廿」、「卅」、「卍」，又因唐代以降習慣將「廿」、「卅」、「卍」讀成單音節詞，容易讓人忽略它們其實是二字合文，而且在大多數具體文本中，還是應該讀作二字二音。<sup>31</sup>

第十四句「以示△<sub>2</sub>中賢」，「△<sub>2</sub>」敦煌寫卷作「通」。項楚〈考校〉云：「倘與第七首『三界里中賢』對照，則此首『通』字或亦應是『里』字。」（頁 232）。〈化胡歌〉第七首「三界里中賢」、第五首「脩身巖石里」、第八首「盤屈幽谷里」，這三個「里」字，顯然都應讀為「裏」，彼此可以互證。第七首「三界里中賢」句，「三界」指眾生輪迴居住的欲界、色界和無色界，「中賢」指一般的賢人，「里（裏）」字前面有表示處所範圍的「三界」一詞與之搭配，全句意謂「在三界裏面的中賢之人」。反觀第四首「以示△<sub>2</sub>中賢」句，「△<sub>2</sub>」前面並無表示處所範圍的詞與之搭配，其句式結構實與第七首「三界里中賢」有別，不能根據第七首「中賢」前面為「里」字，就推論第四首「中賢」前面的「△<sub>2</sub>」也應校改為「里」。

第四首「以示△<sub>2</sub>中賢」的「△<sub>2</sub>」，仍應依敦煌寫卷原文，隸釋為「通」，並如字讀為「通」。「以示通中賢」句，「示」宜訓作「開示」或「教導」，「通」宜訓作「通向」或「通往」。「通中賢」是謂語「示」的賓語，應理解為偏正結構的名詞組，指「正在由不賢通向中賢之人」，具體而言，當指此詩上文所說那些原本「不信至真言」的胡人。<sup>32</sup>此句「以示通中賢」，意謂：老子創作《大秦吟》20首，送給那些原本不

<sup>31</sup> 張涌泉：《漢語俗字研究》（長沙：岳麓書社，1995），頁 105-109。

<sup>32</sup> 〈化胡歌〉第七首：「胡人不識法，放火燒我身。……胡王心方悟，知是我聖人。叩頭求悔過，今欲奉侍君。」（《遼編》，頁 2249）。〈老君十六變詞〉第十四首：「胡人聞之心恐恇，將從羣黨來朝拜，叩頭悔過求受戒。」（《遼編》，頁 2254-2255）。同樣是寫原本「不識法」的胡人，如今「心方悟」，而「叩頭悔過求受戒」，可參看。

信至真言的胡人，期待藉此開示有意通向中賢之人。

#### (四) 第五首〈我昔化胡時〉「白虎口馳△」

〈化胡歌〉第五首〈我昔化胡時〉共十六句，《遼編》釋文如下：

我昔化胡時，西登太白山（山）。  
 修身巖石里<sup>33</sup>，四向集諸仙（先）。  
 玉女檐<sup>34</sup>漿酪，仙人歌玉<sup>35</sup>文（文）。  
 天龍翼從後，白虎口馳△。  
 玄武負鍾<sup>36</sup>鼓，朱雀持幢幡（元）。  
 化胡成佛道，丈六金剛身（真）。  
 時與決口教，後當存經文（文）。  
 吾昇九天後，尅木作吾身（真）。（頁 2249）

第八句韻腳「△」字，《遼編》隸定作「剛」，右半从「刀」，左半所从不明，未說明應釋為何字。（頁 2249）此字《鳴沙石室佚書正續編》作「斷」<sup>37</sup>，右半从「斤」，左上像「山」旁，左下仍嫌模糊。再查《國際敦煌項目》網站，終於找到高清照片，該字作「斷」，右半明確从「斤」，左上寫如「山」形，左下則作「岡」形。

敦煌寫卷「△（斷）」字，學界釋讀分歧。羅振玉〈校勘記〉隸作「斷」，無說。（頁 2237）《大正藏·外教部·老子化胡經》釋為「斷」，王卡點校《中華道藏》從之（頁 202），均未有說明。項楚〈考校〉隸作「剛」、釋為「斷」、訓為「露齒貌」（頁 233），《全敦煌詩》從之（頁 888-889）。高原樂〈校註〉釋為「齒」（頁 31），不詳所據。《國學寶典》網站釋為「剛」，未交代釋文出處及其理由。<sup>38</sup>

此詩「△」字的釋讀，目前有「斷」、「斷」、「齒」、「剛」四種異說。下文擬由

<sup>33</sup> 里，羅振玉〈校勘記〉：「里當作裏」（頁 2283）。謹按：此處應是通假關係，「里」通讀為「裏」。

<sup>34</sup> 檐，敦煌寫卷作「擔」，當從項楚〈考校〉改釋為「擔」（頁 232）。

<sup>35</sup> 玉，敦煌寫卷作「絃」，當從項楚〈考校〉改釋為「經」（頁 232）。

<sup>36</sup> 鍾，敦煌寫卷作「鐘」，此處通讀為「鐘」。

<sup>37</sup> 羅振玉編纂：《鳴沙石室佚書正續編》（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4），頁 497。

<sup>38</sup> 北京國學時代文化傳播股份有限公司：《國學寶典》網站，網址：<http://guoxue.httccn.com/html/book/PWMEIL/RNILKOTBCQ.shtml>（2024年4月27日上網）。

文字構形特徵、韻腳音韻特徵、對文修辭結構三個面向切入，詳細檢視各家說法的合理性。

隋唐石刻「齒」字作（石經尚書）、（崔暄墓誌）等形，下半象口中有齒之形，其外框不作「冂」狀，底部一律封口。「斷」字作（石經五經）、（石門頌）、（張伏敬墓誌）等形，所从「齧」旁外框也不作「冂」形，且中間不作四「人」形。「岡」字作（朱君妻王墓誌）、（義福禪師碑）、（華芳墓誌）等形，聲符「网」均位於「山」旁之上，「网」旁內部也不作四「人」形。反觀此詩「△」字，左上寫如「（山）」旁，左下外框作「冂」形，底部不封口，中間寫如四「人」形，構形特徵跟「齒」、「齧」、「岡」迥然有別，顯然不能釋為「齒」、「斷」、「斷」或「剛」。<sup>39</sup>

〈化胡歌〉第五首各聯韻腳及其所屬韻目如下：「山」(山)、「仙」(先)、「文」(文)、「幡」(元)、「身」(真)，這些平聲韻腳，韻尾均收-n。反思「△」字現行四種釋文：（一）「齒」字，上聲「止」韻，屬陰聲韻，而此詩其他韻腳皆為陽聲韻，無法押韻。（二）「剛」字，平聲「唐」韻，韻尾收-ang，而此詩其他韻腳全都收-n，難以相叶。（三）「斷」字，有二讀，或歸上聲「緩」韻，或屬去聲「換」韻，而此詩其他韻腳皆為平聲字，還是出韻。（四）「斷」字，平聲「欣」韻，韻尾收-n，與此詩其他韻腳同聲調，韻尾同樣收-n，可以入韻，但文意不合，還是無法成立。

此詩第四聯「天龍翼從後，白虎口馳斷」，上、下二句對仗工整，「天龍」對「白虎」，「翼」對「口」，「從」對「馳」，依此類推，「斷」也當與「後」字對文。學界現有「斷」、「剛」、「齒」、「斷」四種釋讀，前三說都不能與「後」字對文，而且無法貫通全詩文意；唯有「斷」字可以入韻，但「斷」《急就篇》顏師古注訓為「齒根肉」，此義無法講通詩意，還是不可能成立。

從對文結構來看，筆者認為，當以「前」字最適合與「後」字對文。同樣出自敦煌寫卷的 S.170 〈佚名道經〉云：「青龍扶吾左，白虎侍吾右。朱雀導吾前，玄武從吾後。」以「青龍」對「白虎」，又以「前」對「後」，修辭結構恰與「天龍翼從

<sup>39</sup> 臧克和：《漢魏六朝隋唐五代字形表》（廣州：南方日報出版社，2011），「岡」字，頁 348；「斷」字，頁 844-845；「齒」及从「齒」諸字，頁 1815-1817。

後，白虎口馳△」相映成趣。<sup>40</sup>據此推敲，將「**前**」改釋為「前」，應是最佳訓詁方案。

「前」又作「荆」，《隸辨》2-1 作「**前**」、「**前**」等形，漢簡作「**前**」、「**前**」、「**前**」、「**前**」、「**前**」等形，中古石刻作「**前**」（華嶽廟碑）、「**前**」（楊銜墓誌）、「**前**」（尼曇簡墓誌）、「**前**」（曹植墓誌）等形，有些「止」旁寫得像「山」旁，有些「舟」旁寫得像「肉」旁，有些「刀」旁與上方「止」旁底部橫畫右半合觀作「**𠄎**」、「**𠄎**」形，乍看像「斤」旁。<sup>41</sup>此詩「△（**前**）」字，疑由「荆」字輾轉傳抄訛變而成。

「荆（前）」《廣韻》讀作「昨先切」，平聲「先」韻，韻母擬音-ian，韻尾收-n 同此詩其他韻腳，主要元音也與此詩「山」（山）、「仙」（先）二韻相同，具備充當此詩韻腳的客觀條件。「先」韻與「山」、「仙」、「文」、「元」、「真」等韻相叶的情況，還見於敦煌寫卷〈化胡歌〉第二首<sup>42</sup>、第三首<sup>43</sup>和第六首<sup>44</sup>，若將此詩「△（**前**）」改釋為「荆（前）」，正好可與〈化胡歌〉用韻習慣契合。

敦煌寫卷《老子化胡經玄歌》所見「前」字，有篆體、楷體兩種結構並行，〈化胡歌〉第五首「白虎口馳前（**前**）」的「前」字為篆體，而〈尹喜哀歎〉第五首「白虎守城前（**前**）」、〈太上皇老君哀歌〉第二首「自謂常无前（**前**）」、〈老君十六變詞〉

<sup>40</sup>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等：《英藏敦煌文獻（漢文佛經以外部份）》第 14 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頁 65。

<sup>41</sup> 上列漢簡例證，詳見〔日〕佐野光一：《木簡字典》（東京：雄山閣出版株式會社，1985），頁 98-99。曹植墓誌例證，詳見秦公、劉大新編著：《碑別字新編（修訂本）》（北京：文物出版社，2016），頁 126。

<sup>42</sup> 〈化胡歌〉第二首的韻腳字及其所屬韻目如下：身（真）、秦（真）、間（山）、人（真）、年（先）、秦（真）、瞋（真）、文（文）、緣（仙）、仙（仙）、連（仙）、緣（仙）、泉（仙）、還（仙）、心（侵）、身（真）、真（真）、形（青）、山（山）、懸（先）、天（先）、旋（仙）、千（先）、妍（先）、經（青）、庭（青）、明（庚）、賢（先）。

<sup>43</sup> 〈化胡歌〉第三首的韻腳字及其所屬韻目如下：山（山）、平（仙）、言（元）、山（山）、淵（先）、吟（侵）、賢（先）、辛（真）。

<sup>44</sup> 〈化胡歌〉第六首的韻腳字及其所屬韻目如下：嬰（清）、身（真）、淵（先）、行（庚）、身（真）、天（先）、千（先）、人（真）、君（文）、人（真）、嫌（添）、文（文）、天（先）、賢（先）、身（真）、緣（仙）、真（真）、天（先）、身（真）。

第十首「由子前(前)身謗經文」，這三個「前」字則為楷體。啟功曾指出，有些書家存在「以古體為鄭重」的傾向，常在隸書作品中雜摻篆體。<sup>45</sup>中古時期書風，盛行多種字體雜糅並作，姑以日本大阪市立美術館所藏「五星及廿八宿神形圖」為例，該圖上卷共有 19 個「神」字，其所从「申」旁構形各具特色，或作「神」(辰星神)像秦篆「𠄎」，或作「禛」(鎮星神)接近《說文》籀文「𠄎」，或作「禛」(心星神)與大徐本《說文》古文「𠄎」相似，或作「禛」(歲星神)酷似段注本《說文》古文「𠄎」。<sup>46</sup>又如「炁」為古「氣」字，在敦煌寫卷《老子化胡經玄歌》中，這一組古今字經常連袂出現，且其用法看不出有何差別。<sup>47</sup>「前」、「荆」二體同見，「氣」、「炁」二構並存，情況類似，當可互證。

### (五) 第七首〈我西化胡時〉「龍王△<sub>1</sub>水脉△<sub>2</sub>流不△<sub>3</sub>」、「吾視怨家△<sub>4</sub>子」

〈化胡歌〉第七首〈我昔西化時〉共四十句，《遼編》釋文如下：

我西化胡時，涉天靡不遙(宵)。<sup>48</sup>  
 牽天覆六合，艱難身盡嬰(清)。  
 胡人不識法，放火燒我身(真)。  
 身亦不缺損，乃復沉深瀏<sup>49</sup>(淵-先)。  
 龍王△<sub>1</sub>水脉，△<sub>2</sub>流不△<sub>3</sub>行(庚)。

<sup>45</sup> 啟功：《古代字體論稿》(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頁 36-38。

<sup>46</sup> 「五星及廿八宿神形圖」畫卷及其篆字題記，疑為唐代大曆之後摹本，甚至有可能是宋初摹本。詳李宗焜：〈從李陽冰改篆論《五星廿八宿神形圖》的時代〉，《古文字與古代史》第 5 輯(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17)，頁 416-423、431-432。

<sup>47</sup> 〈化胡歌〉：第二首「致令天氣怒」，第七首「吾作騰波炁」，第八首「遺我元氣藥」。〈尹喜哀嘆〉：第二首「服炁食玉英」，第三首「有無極神炁」，第四首「仙炁甚微微」、「氣力甚微微」。〈太上皇老君哀歌〉：第三首「口氣頭噓天」。〈老君十六變詞〉：第四首「當此之時神炁通」，第八首「欲結坐禪須諳炁」，第九首「四炁非陽立冥所」，第十首「煩炁衆生人得真」，第十一首「衆生稟氣各自爲」，第十三首「佛炁錯亂欲東秦」。

<sup>48</sup> 「遙」為宵韻字，無法與真、文合韻，部同麟認為「這可能是偶爾的出韻，也可能是傳寫之訛」。詳部同麟：《拘校道文：敦煌吐魯番道教文獻研究》，頁 448。

<sup>49</sup> 瀏，敦煌寫卷作「瀏」，當從項楚〈考校〉改釋為「淵」(頁 233)。

愚人皆哀歎，枉此賢人身（真）。  
 吾作騰波炁，起立上著天（先）。  
 日月頭上暎，光照億萬千（先）。  
 胡王心方悟，知是我聖人（真）。  
 叩頭求悔過，今欲奉侍君（文）。  
 伏願降靈氣，怒<sup>50</sup>活國土人（真）。  
 吾視怨家△<sub>4</sub>子，不顧仇以嫌（添）。  
 化命一世士，坐臥誦經文（文）。  
 身無榮華飭，後畢得昇天（先）。  
 吾告時世人，三界里中賢（先）。  
 欲求長生道，莫愛千金身（真）。  
 出身著死地，返更得生緣（仙）。  
 火中生蓮花，爾乃是至真（真）。  
 莫有生煞想，得道昇清<sup>51</sup>天（先）。  
 未負即真信，喪子千金身（真）。（頁 2249）

此詩第五聯，敦煌寫卷作「龍王△<sub>1</sub>（折）水脉，△<sub>2</sub>（復）流不△<sub>3</sub>（復）行」，諸家釋文分歧。《大正藏·外教部·老子化胡經》作「龍王折水脈，復不復流行」，後句釋文無法通讀，疑為「復流不復行」的誤植。《遼編》（頁 2249）、《中華道藏》（頁 202）、《全敦煌詩》（頁 890-891）同作「龍王折水脉，復流不復行」，項楚〈考校〉、高原樂〈校註〉同作「龍王析水脉，復流不復行」（頁 233）。綜上所述，△<sub>1</sub>有「折」或「析」二種異說，△<sub>2</sub>有「復」或「復」二種異說。

「△<sub>2</sub>流不△<sub>3</sub>行」的「△<sub>3</sub>」，敦煌寫卷作「復」，右半為「復」旁，左半作「彳」形，乍看很像「彳（水）」旁，其實應是「彳」旁變體。在敦煌寫卷《老子化胡經玄歌》中，「彳」旁寫作「彳」形者，主要見於「復」字，例如：

〈化胡歌〉第七首：牽天覆（復）六合

<sup>50</sup> 怒，敦煌寫卷作「怒」，羅振玉〈校勘記〉：「怒當作怒」（頁 2283）。謹按：由上下文意來看，羅說可從。

<sup>51</sup> 清，羅振玉〈校勘記〉：「清當作青」（頁 2283）。謹按：此處應是通假關係，「清」通讀為「青」。

- 〈化胡歌〉第七首：乃復（復）沉深淵  
〈尹喜哀嘆〉第四首：一往不復（復）歸  
〈太上皇老君哀歌〉第三首：百脉不復（復）流  
〈太上皇老君哀歌〉第三首：一去不復（復）還  
〈太上皇老君哀歌〉第五首：十子不復（復）還  
〈太上皇老君哀歌〉第六首：三魂還復（復）流  
〈老君十六變詞〉第一首：復（復）畏寒凍來結果

據此可以確認，「△<sub>3</sub>」當為「復」字無疑。

「△<sub>2</sub>」敦煌寫卷作「復」，右半為「復」旁，左半「氵」則為「水」旁典型寫法，與此詩「涉（涉）」、「法（法）」、「沉（沉）」、「深（深）」、「淵（淵）」、「流（流）」、「波（波）」所从「水」旁構形一致，所以「△<sub>2</sub>」當隸釋為「復」。

「△<sub>2</sub>」、「△<sub>3</sub>」二字，整體構形雖然酷似，卻是兩個截然不同的字。高原樂〈校註〉於「△<sub>2</sub>」字下注云：「復，原卷作復，同音致誤。」（頁 31-32），主張「△<sub>2</sub>」原卷為「復」字，其實是將「△<sub>2</sub>（復）」、「△<sub>3</sub>（復）」誤認為同一個字，不可信。

「復」从「復」聲，「復」又从「復」聲，「復」與「復」應是一字之異體，只是所从聲符繁、簡有別而已，其關係猶如「覆」與「寔」，以及「塤」與「塤」。上古音「復」在奉紐幽部，「伏」在奉紐職部，二者聲同韻近，是以「復」聲可與「伏」聲互作，而「復」又可寫作「湫」。<sup>52</sup>此詩「△<sub>2</sub>流」，應隸釋為「復流」，實即「復流」，而現代漢語則多寫作「湫流」或「伏流」。

《廣韻·屋韻》：「湫，洄流。」《集韻·屋韻》：「復，伏流也。或从伏。」《類篇·水部》：「復，伏流也。」《類篇·水部》：「湫，伏流也。」《正字通·水部》：「復，水回流也，一曰伏流。」根據上引辭書，「復」、「復」、「湫」應是一字異體關係，且它們同時擁有兩個不同義項，一為「洄流」義，一為「伏流」義，前者指「漩渦」，後者指「潛藏在地下的水流」。

<sup>52</sup> 高亨：《古字通假會典》（濟南：齊魯書社，1989），頁 441。王海根：《古代漢語通假字大字典》（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頁 42。

此詩「△<sub>2</sub>流」，項楚〈考校〉理解為「漩流」，意即「漩渦」，也就是「洄流」，其說云：

下句上「復」字（引按：此疑為「復」的簡化字）當作「復」，「復流」即「漩流」，《文選》卷一二郭璞《江賦》：「迅復增澆，涌湍疊流。」李善注：「復，復流也。」（頁 233）

然如上文所考，第五聯下句應隸釋作「復流不復行」。此處的「不復行」，意謂「不再流通」。「漩渦」之水流，往復迴旋，運轉不停；而「伏流」之水流，潛入地下，表面看起來，彷彿中斷，停止流通。由「不復行」逆向推敲，此詩「復流」一詞，較有可能指潛行地下的「湫流」。

第五聯上、下二句，當有因果互動關係。下句所以出現「復流不復行」現象，蓋因上句「龍王△<sub>1</sub>水脉」所致。此處的「△<sub>1</sub>水脉」，《遂編》釋作「折水脉」，但項楚〈考校〉看法不同，其說云：

上句「折」當作「析」，「析水脉」謂分開水流。（頁 233）

「△<sub>1</sub>」原文作「折」，左半从「扌」，依形應隸釋為「折」。惟因敦煌寫卷「木」旁經常寫如「扌」旁，所以「折」仍有可能為「析」之訛體。<sup>53</sup>此處「折」字所記錄之詞，究竟是折還是析，宜由上、下文語境研判。「析水脉」意謂「分開水流」，大水流若析分成幾條小水流，流量勢必變小，流速也會變慢，即令如此，還不致於造成「復流（湫流）不復行」的結果。相對而言，「折水脉」意謂「中斷水流」，水脉一旦中斷，「復流（湫流）」必然消失。兩相比較，「△<sub>1</sub>」宜如字釋讀為「折」。

本則末尾，擬附帶檢討第十二聯上句「吾視怨家△<sub>4</sub>子」。敦煌寫卷此句原文作「吾視怨家如赤子」，類似內容又見於《大正藏·諸宗部·華嚴經內章門等雜孔目章》卷 3：

十三者：視他怨家，作怨家想者，犯重。十四者：見他視怨家如赤子，語何

<sup>53</sup> 敦煌寫卷「木」、「扌」二旁混同例證，詳蔡忠霖：《敦煌漢文寫卷俗字及其現象》（臺北：文津出版社，2002），頁 288-289。

能視此人如赤子，犯重。(CBETA, T45, No. 1870)

這段經文是在講述「菩薩所受二十四戒」，強調菩薩內心意念必須保持純粹。其中第十三戒是說：面對怨家，若把他看成怨家，那就是犯戒。第十四戒是說：看見他人能把怨家視如嬰兒般憐惜，卻還去懷疑他人為何能把怨家視如嬰兒般憐惜，那也算是犯戒。

此外，佛典另有「怨家子」一詞，也可與此詩「吾視怨家△<sub>4</sub>子」參照。如《大正藏·律部·摩訶僧祇律》卷6云：

若有殺賊及以怨家，手執利劍，常伺人，便欲得殺人。彼怨家子，寧入其家，不入邪見外道之家。(CBETA, T22, No. 1425)

《大正藏·律疏部·四分律刪繁補闕行事鈔》卷2之一云：

境通三世如怨家，境雖過去，得起惡心，斬截死尸。現在怨家子有可壞義，未來諸境可以準知，故緣三世而發戒也。(CBETA, T40, No. 1804)

「怨家」指結仇之人，猶今言「冤家」。「怨家子」之「子」，泛指一般人。「怨家子」與「怨家」所指相同，二者本無區別。

此詩第十二聯上句，存在兩種可能文本：其一如敦煌寫卷原文，寫作「吾視怨家如赤子」；另一如上引佛典用詞，原文本作「吾視怨家子」，「如赤」二字為衍文。筆者傾向採用後說，理由如下：《老子化胡經玄歌》所錄〈化胡歌〉、〈尹喜哀歎〉、〈太上皇老君哀歌〉三組詩，若連〈化胡歌〉第三首第六聯所缺之句計入（詳本節第二目），合計四百三十二句，其中不作五言句者，連同「吾視怨家△<sub>4</sub>子」在內，共有六個句子，惟經本節第（一）、（三）、（六）各目檢討結果，已證明其餘五句原文均為五言句，據此類推，「吾視怨家△<sub>4</sub>子」原文也應是五言句，所以「△<sub>4</sub>」所代表的「如赤」二字當為衍文。<sup>54</sup>項楚也曾指出，敦煌寫本所存佛教、道教歌偈多為齊言詩，可為佐證。<sup>55</sup>

<sup>54</sup> 這裡提供一個猜想：此句所以誤衍「如赤」二字，疑因讀者知道佛典有「見他視怨家如赤子」句，其內容與此詩本句雷同，將之眉批於此詩正文旁側，歷經傳抄之後，誤將眉批注文竄入正文中。

<sup>55</sup> 項楚：《敦煌詩歌導論》（成都：巴蜀書社，2001），頁84-170。

再從文本內容考慮，第十二聯「吾視怨家如赤子，不顧仇以嫌」，前句意謂「把怨家視如嬰兒般呵護」，後句意謂「不跟怨家計較仇恨和嫌隙」。就一般人情義理研判，將怨家視「如赤子」的難度，應當遠高於「不顧仇以嫌」；若能做到前者，後者自然可以達成。前句原文若作「吾視怨家如赤子」，已達較高境界，後句卻回頭又說「不顧仇以嫌」，敘事感覺顛倒累贅。相對而言，若將「如赤」二字看成衍文，刪除衍文後，前句作「吾視怨家子」，文意較為通順合理。

第十二聯上句的「怨家子」，當指上文「胡人不識法」的胡人。第十二聯「吾視怨家子，不顧仇以嫌」，大意是說：那些不識道法的胡人，雖然曾經「放火燒我身」，本應成為我的怨家，但我不會惦記仇恨，仍願致力化解嫌隙。

#### （六）第八首〈我昔學道時〉「九重室中得見不死童」

〈化胡歌〉第八首〈我昔學道時〉共十二句，《遼編》釋文如下：

我昔學道時，登崖歷長松（鍾）。  
盤屈幽谷里<sup>56</sup>，求覓仙聖公（東）。  
食服泥洹散，漸得不死蹤（鍾）。  
九重室中得見不死童（東）。  
身體絕華麗，二儀中無雙（江）。  
遺我元氣藥，忽然天聖聰（東）。（頁 2249）

「漸得不死蹤」下面的內容，各家斷句分歧。羅振玉〈校勘記〉以「九重室中」為句，校云：「此句奪一字」。（頁 2284）《遼編》將「九重室中得見不死童」當作一句讀，未有說明。（頁 2249）項楚〈考校〉主張：

「九重室中得見不死童」一句九字，落落單行，與〈化胡歌〉八首通例不合，「中」下應脫一字，作「九重室中□，得見不死童」。（頁 233）

高原樂〈校註〉（頁 32）、張錫厚主編《全敦煌詩》（頁 892-893）採信項楚之說，斷讀作「九重室中□，得見不死童」。張繼禹主編《中華道藏》改讀作「九重〔玉〕室

<sup>56</sup> 里，羅振玉〈校勘記〉：「里當作裏」（頁 2284）。謹按：此處應是通假關係，「里」通讀為「裏」。

中，得見不死童」，推測「室」字前面當補「玉」字。(頁 203)《中華道藏》補文之說，獲得王亞龍認同。<sup>57</sup>

此詩基本上為五言體，二句一韻，偶數句押韻，依此體例推估，全詩句數應是偶數。中間的「九重室中得見不死童」，若從《遂編》作一句讀，則此句將變成九言，且全詩句數也會是奇數，有違五言詩體例。若假定「九重室中得見不死童」短缺一字，補足缺文之後，即可將之斷讀成兩個五言句，而《遂編》斷句之說上述兩個潛在疑點就能同步化解。

綜覽此詩內容，應是側重陳述「我」學道開悟的過程。我「得見不死童」，句式結構完整。位於「得見不死童」前面的句子，是在交代「得見不死童」事件發生的地點。由句式結構來看，「九重室中」的「中」字，應位於該句末尾，而所缺之字當在「室」字前面，缺文「口」用來修飾「室」字，二者共同構成一個名詞性偏正詞組。

《中華道藏》推測「室」前所缺為「玉」字，而將該句擬補作「九重〔玉〕室中」。此說補字位置雖然合理，「玉室」一詞也曾見於道教經籍，如晉·蔣宗瑛《上清大洞真經》(《正統道藏》本)卷 1：「天朗炁清，三光洞明。金房玉室，五芝寶生。」但「金房玉室」的句式，與此詩「九重〔 〕室中」迥異，尚難證明此詩所缺必然為「玉」字。

此詩所缺之字，筆者推估，更有可能為「神」字。《道藏輯要·呂帝詩集》有〈悟了詩〉16 首，其中第八首云：

我悟長生理，太陽伏太陰。  
離宮生白玉，坎戶產黃金。  
要主君臣義，須存子母心。  
九重神室內，虎嘯與龍吟。<sup>58</sup>

〈悟了詩〉「九重神室內」的句式，與〈化胡歌〉「九重〔 〕室中」的句式更加平

<sup>57</sup> 王亞龍：〈敦煌遺書 P.2004《老子化胡經玄歌》考論〉，《中國俗文化研究》第 22 輯，頁 94。

<sup>58</sup> 清·彭定求編：《道藏輯要》(臺北：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86)，室集六，頁 27。

行，更適合對比。〈悟了詩〉「我悟長生理」句，寫長生不死的思想，也與〈化胡歌〉「漸得不死蹤」雷同。凡此，均說明〈化胡歌〉第八首所缺之字，更有可能為「神」字。

### 三、結語

關於《老子化胡經玄歌·化胡歌》的用字問題，本論文針對敦煌寫卷 P. 2004 所抄文本，以及項楚《〈老子化胡經·玄歌〉考校》校訂成果，逐一覆核查證，所得初步結論如下：

#### （一）敦煌寫卷 P. 2004 所抄文本之誤

〈化胡歌〉第二首〈我在舍衛時〉，全詩三十六句均作五言，唯獨第十七句「八萬四千弟子」六言。對此，筆者懷疑該句原文當作「八萬四千眾」，表示眾多佛門弟子的單音節詞「眾」，被傳抄者替換成同義的複合詞「弟子」；也有可能是傳抄者以「弟子」注解「眾」字，後來注文竄入正文中，進而取代正文。

〈化胡歌〉第三首〈我身西化時〉，現存十九句，與《老子化胡經玄歌》五言詩基本為偶數句的體例扞格。對此，筆者認為原文當缺一句，且所缺之句可能緊接在「天姿絕端嚴」後面。

〈化胡歌〉第四首〈我昔西化時〉，全詩十六句皆作五言，唯獨第十三句「流血成洪洪淵」六言。對此，筆者認為「洪洪淵」不詞，其中一個「洪」字應是誤重的衍文。

〈化胡歌〉第七首〈我昔西化時〉，全詩四十句都作五言，唯獨第二十三句「吾視怨家如赤子」七言。對此，筆者認為「如赤」二字疑衍，該句原文當作「吾視怨家子」。

〈化胡歌〉第八首〈我昔學道時〉，全詩十二句同作五言，唯獨第九句「九重室

中得見不死童」九言。對此，筆者認為「室」前當缺一字，且所缺可能為「神」字，原文補字後，疑當斷讀作「九重神室中，得見不死童」。

## （二）項楚〈《老子化胡經·玄歌》考校〉所校意見之誤

〈化胡歌〉第四首〈我昔西化時〉，其中第十四句「以示通中賢」，項楚〈考校〉云：「倘與第七首『三界里中賢』對照，則此首『通』字或亦應是『里』字」。對此，筆者認為該詩第十三句「哀歎~~廿~~頭」，當從項楚〈考校〉之說，將「頭」字認定為「頌」字形誤，並將此句改讀作「哀嘆二十頌」，而第十四句仍應依敦煌寫卷原文釋作「以示通中賢」，「通」字不必校訂為「里」，這兩個詩句串講，大意是說：老子創作《大秦吟》20首，送給那些原本不信至真言的胡人，期待「藉此開示有意通向中賢之人」。

〈化胡歌〉第五首〈我昔化胡時〉，第四聯下句「白虎口馳~~斷~~」的「~~斷~~」字，項楚〈考校〉隸定作「~~剛~~」，釋為「斷」，訓為「露齒貌」。除此之外，學界另有釋讀為「斷」、「齒」、「剛」三種異說。對此，筆者認為該字應是「~~前~~」字變體，此句當讀作「白虎口馳前」，恰好可與該聯上句「天龍翼從後」嚴謹對文。

〈化胡歌〉第七首〈我昔西化時〉，第五聯「龍王 $\Delta_1$ 水脉， $\Delta_2$ 流不 $\Delta_3$ 」，學者釋讀意見分歧，《大正藏》釋作「龍王折水脈，復不復流行」，《逢編》釋作「龍王折水脉，復流不復行」，項楚〈考校〉釋作「龍王析水脉，復流不復行」。對此，筆者認為「 $\Delta_1$ 」應釋為「折」，「 $\Delta_2$ 」應釋為「復（復）」，「 $\Delta_3$ 」應釋為「復」，此聯當釋讀作「龍王折水脉（脈），復（洑）流不復行」，意謂「龍王中斷水脈，導致洑流不再通行」。

## 徵引文獻

### 一、原典文獻

漢·史游：《急就篇》，收入張元濟主編：《四部叢刊續編》，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19，景明鈔本。

\* 漢·許慎撰，南唐·徐鉉校定：《說文解字》，北京：中華書局，2013。

晉·不著撰人：《老子化胡經》（CBETA，T54，No. 2139）。

晉·竺法護譯：《佛說彌勒下生經》（CBETA，T14，No. 453）。

晉·佛陀跋陀羅共法顯譯：《摩訶僧祇律》（CBETA，T22，No. 1425）。

晉·蔣宗瑛《上清大洞真經》，收入明·張宇初編定：《正統道藏》第1冊，北京：文物出版社、上海：上海書店、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

晉·瞿曇僧伽提婆譯：《增壹阿含經》（CBETA，T02，No. 125）。

南朝宋·求那跋陀羅譯：《雜阿含經》（CBETA，T02，No. 99）。

唐·智儼集：《華嚴經內章門等雜孔目章》（CBETA，T45，No. 1870）。

唐·道宣撰：《四分律刪繁補闕行事鈔》（CBETA，T40，No. 1804）。

宋·丁度：《集韻》，臺北：學海出版社，2011，據上海圖書館藏述古堂影宋抄本影印。

宋·司馬光：《類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據上海圖書館藏汲古閣影宋抄本影印。

宋·陳彭年著，余迺永校：《互註校正宋本廣韻》，臺北：聯貫出版社，1980，據張士俊澤存堂刻本影印。

宋·釋道元：《景德傳燈錄》（CBETA，T51，No. 2076）。

明·張自烈撰，清·廖文英續：《正字通》，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經部第235-236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清康熙24年（1685）清畏堂刻本。

清·彭定求編：《道藏輯要》，臺北：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86。

清·顧藹吉：《隸辨》，北京：中華書局，1986。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等：《英藏敦煌文獻（漢文佛經以外部份）》第 14 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

\*〔日〕高楠順次郎、渡邊海旭：《大正新脩大藏經》，臺北：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83。

## 二、近人論著

王力：《南北朝詩人用韻考》，《王力文集》第 18 卷，北京：中華書局，2015。

\*王亞龍：〈敦煌遺書 P. 2004《老子化胡經玄歌》考論〉，《中國俗文化研究》第 22 輯，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22。

王海根：《古代漢語通假字大字典》，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

李宗焜：〈從李陽冰改篆論《五星廿八宿神形圖》的時代〉，《古文字與古代史》第 5 輯，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17。

秦公、劉大新編著：《碑別字新編（修訂本）》，北京：文物出版社，2016。

郜同麟：《拘校道文：敦煌吐魯番道教文獻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3。

高亨：《古字通假會典》，濟南：齊魯書社，1989。

高原樂：〈敦煌本《化胡歌》八首校註〉，《弘道》3（2010.9），頁 28-32。

啟功：《古代字體論稿》，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

張涌泉：《漢語俗字研究》，長沙：岳麓書社，1995。

\*張錫厚主編：《全敦煌詩》，北京：作家出版社，2006。

\*張繼禹主編：《中華道藏》，北京：華夏出版社，2004。

\*遼欽立：〈跋老子化胡經玄歌〉，收入國家圖書館編：《近代著名圖書館館刊薈萃》，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

\*遼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北京：中華書局，1983。

項楚：《敦煌文學論集》，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

項楚：《敦煌詩歌導論》，成都：巴蜀書社，2001。

- \* 項楚：《顯學中的敦煌學：項楚敦煌學論集》，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8。
- \* 黃征：《敦煌語言文字學研究》，蘭州：甘肅教育出版社，2002。
- 臧克和：《漢魏六朝隋唐五代字形表》，廣州：南方日報出版社，2011。
- 蔡忠霖：《敦煌漢文寫卷俗字及其現象》，臺北：文津出版社，2002。
- \* 羅振玉：《羅雪堂先生全集三編》，臺北：大通書局，1970。
- 羅振玉編纂：《鳴沙石室佚書正續編》，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4。
- 〔日〕佐野光一：《木簡字典》，東京：雄山閣出版株式會社，1985。

### 三、網路資源

- 中華電子佛典協會：《CBETA 電子佛典集成》網站，網址：<https://tripitaka.cbeta.org/mobile/index.php?index=T>（2024年4月27日上網）。
- 北京國學時代文化傳播股份有限公司：《國學寶典》網站，網址：<http://guoxue.htpcn.com/html/book/PWMEIL/RNILKOTBCQ.shtml>（2024年4月27日上網）。
- 英國大英博物館、中國國家圖書館、敦煌研究院等機構 La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Pelliot chinois 2004：《國際敦煌項目 INTERNATIONAL DUNHUANG PROJECT》網站，網址：<https://idp.bl.uk/collection/07882F9C0D192647AE9FDB67FB004C16/?return=%2Fcollection%2F%3Fterm%3DPelliot%2Bchinois%2B2004>（2024年4月27日上網）。

（說明：書目前標示\*號者，已列入 Selected Bibliography）

## Selected Bibliography

- Huang Zheng, *Dun Huang Yu Yan Wen Zi Xue Yan Jiu* [Research on Dunhuang Philology and Linguistics] (Lan Zhou: Gansu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2002).
- Luo Zhen Yu, *Luo Xue Tang Xian Sheng Quan Ji San Bian* [The Complete Works of Luo Xue Tang Vol. III] (Taipei: Da Tong Book Company, 1970).
- Lu Qin Li, *Xian Qin Han Wei Jin Nan Bei Chao Shi* [Pre-Qin, Han, Wei, Jin, and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Poetry]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3).
- Lu Qin Li, “Postscript Lao Zi Hua Hu Jing Xuan Ge”, included in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ed.), *Jin Dai Zhu Ming Tu Shu Guan Guan Kan Hui Cui* [A Selection of Renowned Library Journals from the Modern Era] (Beijing: Beijing Library Press, 2003).
- Takakusu Junjiro, Watanabe Kaigyoku, *Da Zheng Xin Xiu Da Zang Jing* [Taisho Newly Revised Tripitaka] (Taipei: Shin Wen Feng Print Co., 1983).
- Wang Ya Long, “A Study on Dun Huang Manuscript P.2004 from Lao Zi Hua Hu Jing Xuan Ge”, *Chinese Folk Culture Studies* 22 (Chengdu: Si Chuan University Press, 2022).
- Xiang Chu, *Xian Xue Zhong De Dun Huang Xue : Xiang Chu Dun Huang Xue Lun Ji* [Dunhuang Studies in Mainstream Doctrines : Collection of Xiang Chu’s Dunhuang Studies]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18).
- [Han] Xu Shen, *Shuo Wen Jie Zi* [An Explanation and Analysis on Chinese Characters]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13).
- Zhang Ji Yu, *Zhong Hua Dao Zang* [Chinese Collection of Taoism Documentary] (Beijing: Hua Xia Publishing Company, 2004).
- Zhang Xi Hou ed., *Quan Dun Huang Shi* [Complete Dunhuang Poetry] (Beijing: The Writers Publishing House, 2006).

